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中心的一处市场。

非洲 携手共进

撒哈拉以南非洲日趋融合——这将有助于增长，但并非没有风险

弗朗西斯科·阿瑞萨拉、马修·贝隆、
马尔戈·麦克唐纳

有关贸易方面的国际对话目前受来自贸易战的威胁所主导，但非洲大陆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经过两年的谈判，非洲大部分国家的代表于2018年3月21日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特别峰会上签署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是解决极端且停滞的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尝试，还是快速且稳定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之间一系列日益密切的联系，并引用IMF双边贸易统计数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答案属于后者。我们的

照片：ISTOCK/PEETERY

研究表明现在的次大陆比过去更加融合。一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融合程度实际上已与世界其他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水平相当（见图1）。

虽然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更为紧密是发展的一个可喜信号，也是未来增长的良好推动力，但它们也带来了挑战。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各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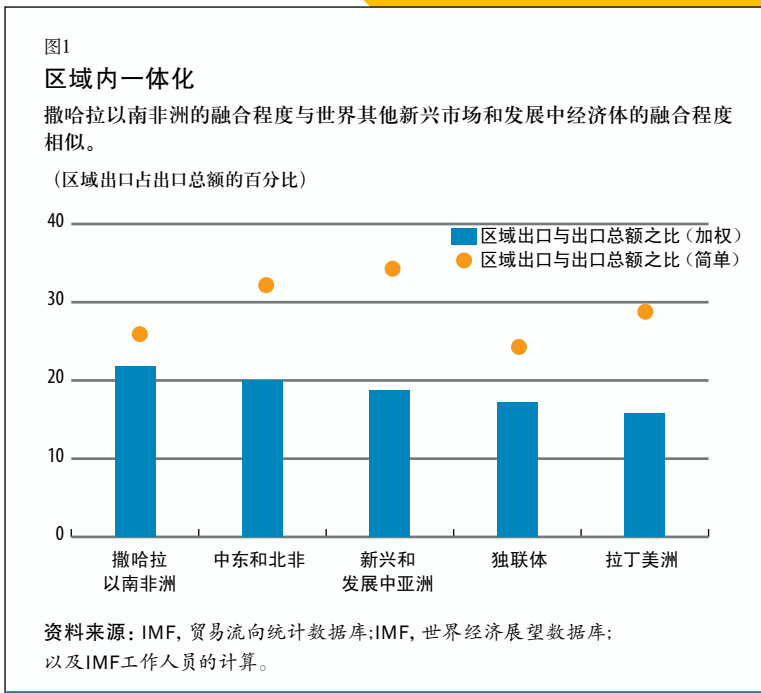
从积极一面来看，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促进增长外溢，当高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将其他经济体集聚到一起时。从消极一面来看，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小型经济体受到其合作伙伴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近2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活动活跃，但在2015年经历了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放缓，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减速至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情况发生了改变，受益于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自2017年以来开始恢复。尽管如此，经济复苏的情况好坏参半，目前尚不清楚较大经济体的低迷复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在当前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以利用区域联系的好处，同时尽量降低风险。

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可能会使各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

贸易的角色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体化最为显著的体现是贸易，其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翻了三倍多（见图2）。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在全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区域贸易一体化比例最高，其次是中东和北非，以及新兴和



发展中亚洲。

近几十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关税被削减、制度和政策得到强化，带来了更为深入的一体化。虽然这一趋势令人欣喜，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区域内贸易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商业环境持续面临挑战。

增长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断融合，但融合本身也转化为重要的增长外溢。我们的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对一个典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区域内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加权增长率每增加5个百分点，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

0.5%。有趣的是，该地区贸易途径外溢效应似乎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似，并且区域内贸易的相对份额也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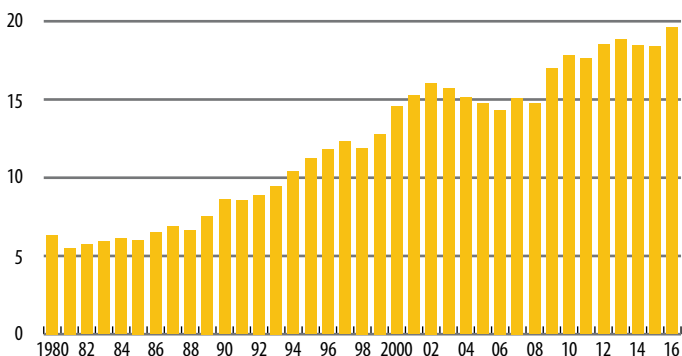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当谈到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体化的乐观形势时，仍有一些警告——其中大部分警告表明，非洲大陆要达到完全融合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2

蒸蒸日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区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在近几年间翻了三倍多。

(区域贸易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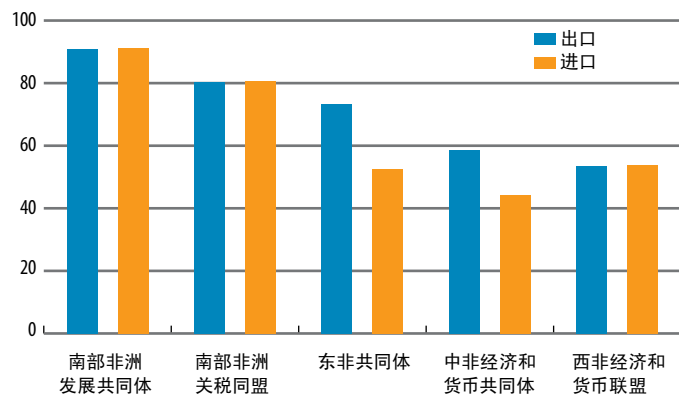
注: 计算是基于每年的加权平均值。

图3

次区域贸易

货币区域集团和其他区域组合之间的贸易占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的最大份额。

(次区域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贸易流向统计数据库; 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今天, 大部分区域内贸易高度集中。10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区域内出口总需求的 65%, 作为大部分区域内贸易的目的地市场, 它们有可能产生最大的区域外溢效应。其中包括南非及其邻国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大型经济体, 但意外地排除了其他国家, 如安哥拉和尼日利亚, 这些国家主要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

整个非洲大陆还存在着其他一小群密集的区域

域内一体化, 尽管其进口份额与大国的进口份额相比较小, 而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的出口总量相比也较小。区域内一体化密集的国家往往规模较小, 而且进口额占其邻国 GDP 的重要份额, 因此成为次区域层面重要的外溢来源。对于布基纳法索、加纳和马里等西非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些国家是部分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市场, 出口价值超过 GDP 的 1% 以上。

仔细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的地理分布就会发现明显的次区域集中现象。仅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内的贸易就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贸易总额的一半。此外, 对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东非共同体 (EAC) 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来说, 这些地区内的贸易占其成员国区域内贸易的 70% 以上。在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 (CEMAC) 以及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 (WAEMU) 地区, 地区内贸易占其区域内贸易的约 50% (见图 3)。从绝对数来看,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分别占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总额的 70% 和 50% (见图 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邻国之间贸易盛行的原因可以解释为: 双边贸易受距离和社会文化差异的阻碍, 即距离越远, 贸易变得越困难。事实上,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但这些障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因此, 邻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毫无悬念成为该地区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80—2016 年区域贸易增长的大约一半来自这种贸易一体化——这一结果在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尤为突出。

整体的一体化模式不仅反映了地理相邻性, 而且反映了在次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制约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和更低的非关税壁垒的影响。鉴于该地区不够发达, 次区域之间的贸易最有可能进一步融合。就这一点而言, 由非洲大陆各国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掀起一波更深层次融合的新浪潮。

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内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自然资源禀赋。事实证明, 一个国家可耗尽的自然资源在经济中的权重会严重影响其贸

易模式。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受地区需求的严重影响：区域内出口平均占 GDP 的 7%，或者占出口总额的 30%。非石油资源密集型国家呈现出类似的规律，但程度略低。

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则不同，而且差别很大——石油生产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占 GDP 的 25%，而面向区域内出口仅占 1.5%。因此，这些国家免受区域外溢效应的影响，但却更容易受到全球外溢效应的影响。

复杂因素在起作用

贸易一体化不是凭空发展而来的。类似于支持和加强区域内贸易的驱动因素同时也加强了区域内的金融联系。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相继离开该地区，之后那些总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银行就一直在加强其地区金融联系。持续的金融和技术发展也意味着整个地区的汇款成本更低，使得该地区的汇款量增加。在一些国家，这占据其 GDP 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份额。

财政政策决策可能对自由贸易国家或边境松散国家的价格和投资产生跨境影响。这些额外的外溢渠道正在加深，就像贸易一样，但它们目前主要是在次区域层面发挥作用。

从中期来看，不同行业更为广泛的融合意味着企业、金融机构和出口商可建立更大的市场去维护跨境客户关系。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机会为在经济上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和被排除在外的人提供服务，并为海外劳工向家中亲属汇款提供服务。

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大陆。考虑到其大部分融合到目前为止都停留在次区域，因此仍然有很大潜力实现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近期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得到有力实施，那么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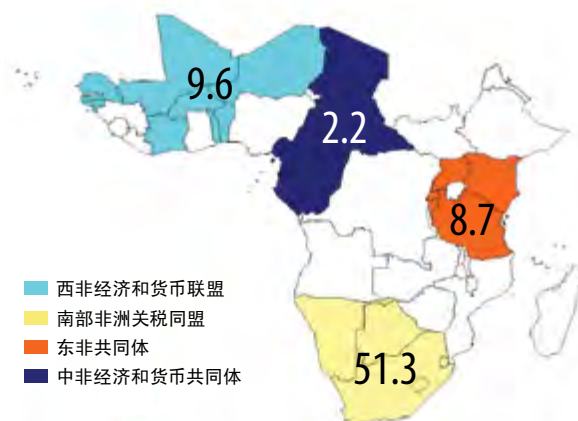
然而，经济冲击的预期应该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倍努力解决外溢风险。需要采用结构性改革战

图4

邻国之间的贸易

距离以及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解释了非洲区域内贸易盛行的原因。

(区域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贸易流向统计数据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掀起一波更深层次融合的新浪潮。

略来促进多元化，并防止由于过度依赖少量产品和合作伙伴而引发的外溢效应。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所推动的更深入的贸易网络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因为有助于各国与更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交换更多的产品。各国政府应建立预防性缓冲措施，并监督和管理跨境联系——例如，在银行业和金融行业——以便为增长和稳定奠定基础。FD

弗朗西斯科·阿瑞萨拉 (FRANCISCO ARIZALA) 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马修·贝隆 (MATTHIEU BELLON)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经济学家，马尔戈·麦克唐纳 (MARGAUX MACDONALD)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由Francisco Arizala、Matthieu Bellon、Margaux MacDonald、Montfort Mlachila和Mustafa Yenice撰写的IMF外溢效应文件 (Spillover Note) “Regional Spillovers in Sub-Saharan Africa—Exploring Different Channels”。